

岭南文化知识书系

广州海上丝绸之路

袁钟仁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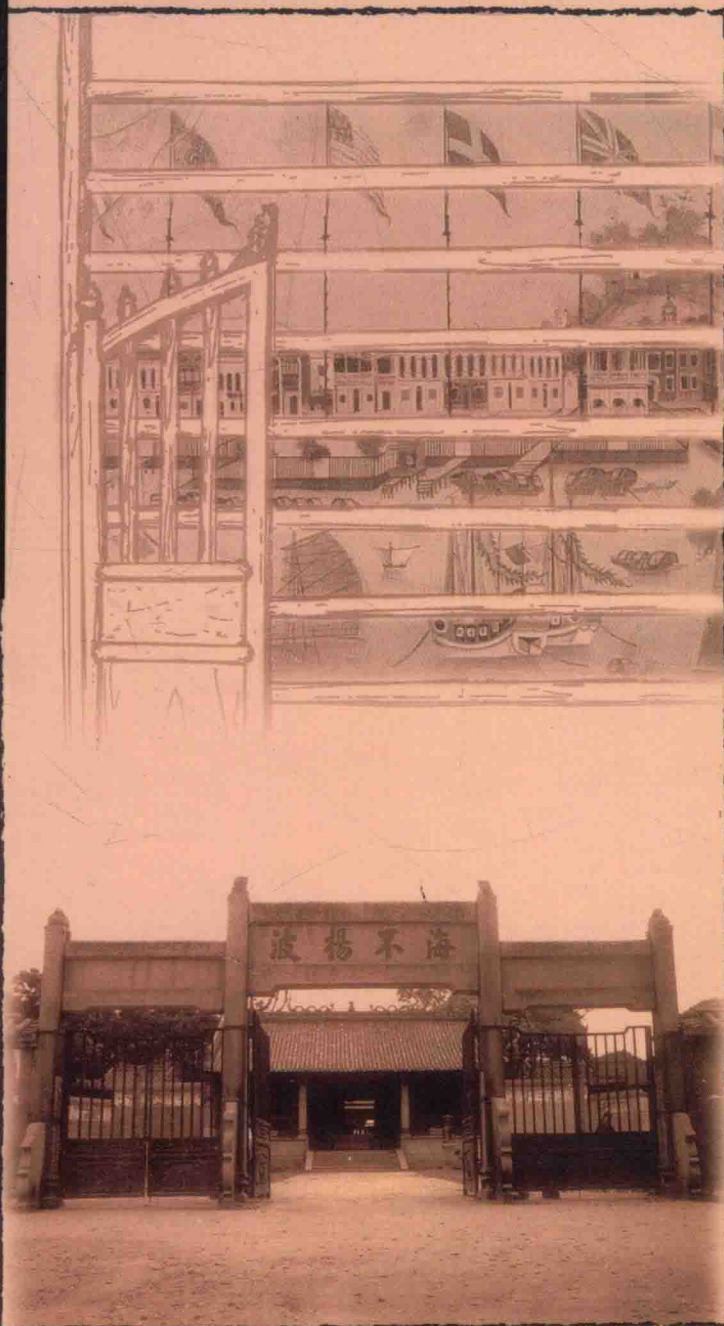
广东省出版集团

广东人民出版社

岭南文库编辑委员会
广东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
合编

岭南文库
知识书系

岭南文化知识书系





岭南文化知识书系

岭南文库编辑委员会 合编
广东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



广州海上丝绸之路



袁钟仁 著

广东省出版集团

广东人民出版社

· 广州 ·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广州海上丝绸之路 / 袁钟仁著. —广州: 广东人民出版社, 2016.2
(岭南文化知识书系)

ISBN 978-7-218-10514-7

I. ①广… II. ①袁… III. ①海上运输—丝绸之路—研究—广州市
IV. ①K296.5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259507 号

Guangzhou Haishangsichouzhilu

广州海上丝绸之路

袁钟仁 著

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出版人: 曾莹

责任编辑: 谢尚

装帧设计: 邦邦

责任技编: 黎碧霞 易志华

出版发行: 广东人民出版社

地址: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10 号 (邮政编码: 510102)

电话: (020) 83798714 (总编室)

传真: (020) 83780199

网址: <http://www.gdpph.com>

印刷: 广东信源彩色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 889mm×1194mm 1/32

印张: 4.5 插页: 1 字数: 70 千

版次: 2016 年 2 月第 1 版 201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1000 册

定价: 20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出版社 (020-83795749) 联系调换。

售书热线: (020) 83795240

岭南文化知识书系顾问

(按姓氏笔画为序)

叶选平 朱小丹 杨应彬 杨资元
吴南生 张 磊 张汉青 林 雄
欧 初 钟阳胜 虞 震 雷于蓝
蔡东士

岭南文化知识书系编辑委员会

主 编：慎海雄

岑 桑 (执行)

副主编：顾作义 方健宏 陈俊年 朱仲南

黄尚立 王桂科 杜传贵

陈海烈 (执行)

编 委：(按姓氏笔画为序)

王桂科	方健宏	卢家明	吕克坚
朱仲南	刘斯翰	杜传贵	李夏铭
李锐锋	岑 桑	沈展云	张健人
陈泽泓	陈俊年	陈海烈	金炳亮
郑广宁	柏 峰	顾作义	倪 谦
倪俊明	黄尚立	曾 莹	慎海雄

出版说明

岭南文化是中华文化中特色鲜明、灿烂多彩、充满生机活力的地域文化，其开发利用已引起社会的重视。对岭南文化丰富内涵的发掘、整理和研究，虽已有《岭南文库》作为成果的载体，但《岭南文库》定位在学术层面，不负有普及职能，且由于编辑方针和体例所限，不能涵盖一些具体而微的岭南文化现象。要将广东建设成为文化大省，必须首先让广大群众对本土文化的内涵有所认识，因此有必要出版一套普及读物来承担这一任务。出版《岭南文化知识书系》的初衷盖出于此。因此，《岭南文化知识书系》可视为《岭南文库》的延伸。

书系采用通俗读物的形式，选题广泛，覆盖面广，力求文字精炼，图文并茂，寓知识性于可读性之中，使之成为群众喜闻乐见的知识丛书。

《岭南文化知识书系》由岭南文库编辑委员会与广东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共同策划、编辑，岭南文化知识书系编辑委员会负责具体实施工作，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。

岭南文化知识书系编辑部

2004年8月

目 录

第一章	总论	1
第二章	广州是海上丝绸之路发祥地	25
第三章	秦汉时期广州的海上丝绸之路 ...	30
第四章	吴晋南朝广州的海上丝绸之路 ...	43
第五章	隋唐五代广州的海上丝绸之路 ...	53
第六章	宋朝广州的海上丝绸之路	71
第七章	元朝广州的海上丝绸之路	86
第八章	明朝广州的海上丝绸之路	96
第九章	清朝前期广州的海上丝绸之路 ...	108
后 记		124

第一章 总 论

一、丝绸来自中国养蚕

中国很早就扬名世界，因为它有特产的丝绸，所以古代欧洲人称中国为丝国（serica），称中国人为seres，称次等丝织品为serge。ser是汉语“丝”的译音，ge是欧洲人所加语尾。丝绸之路推动了国际上的经济文化交流，为人类社会作出重大贡献。

丝是蛋白质纤维，与植物纤维、皮毛纤维、化学物质纤维不同。全世界人们都喜欢丝绸，它有耀眼的华丽光泽，质轻保温，柔滑飘逸，透气性和吸湿性良好，可印染各种斑斓绚丽的色彩和花纹，制成纺织品，穿在身上舒适美观，且容易洗涤去污。丝可纺成粗细不同的丝线，织成厚薄各异的绫罗绸缎，春夏秋冬皆可分别穿着。断乱的蚕丝成为丝棉，是制作袄袍被褥的上等原料。

丝来自蚕的成虫口吐的丝液，遇空气



桑蚕

后，凝固成丝。蚕分桑蚕（又称家蚕）和柞蚕（又称野蚕）两种，桑蚕从柞蚕驯化而来，桑蚕的幼虫啮食桑叶，性喜温热，要人工精心饲养，其丝白色，盛产于江苏、浙江、湖南、四川、广东等地。柞蚕的幼虫啮食柞树、麻栎、槲树的树叶，其丝黄褐色，可野外放养，盛产于辽宁、河北、山东、河南等地。

在动物分类学上，桑蚕属于昆虫纲、鳞翅目、蚕蛾科；柞蚕属天蚕蛾科。蚕身有十三个环节，胸腹部有足八对，体内有两个腺体分泌丝液。蚕一般要经过四次蜕皮，成熟时停止进食，吐出长丝绕自身成茧。从头部

的吐丝口吐出，蚕体内一个腺体分泌出由天然丝朊所形成的两根单丝，另一腺体分泌腺胶，使两根单丝粘在一起，把蚕身围绕成茧，蚕身后来在茧内变成蚕蛹，蛹再羽化成蛾，蚕蛾会咬破蚕茧，出来交配产卵。所以要用加热或蒸汽的方式把茧中的蚕蛹杀死，用热水软化丝胶，使茧层松散，找出丝头，从蚕茧中抽取真丝，缫成单股生丝。一个蚕茧可抽取长达六百至九百米的生丝，再织成丝绸。

二、丝绸的产生年代

中国何时出现丝绸？按照传统说法，始于公元前2697年，即距今4710多年，是中华民族祖先黄帝的元妃嫫祖所创造，她教民养蚕、缫丝、织绸。但是，黄帝和嫫祖是传说中的人物，传说并非证据确凿的历史。经过考古工作者的发掘研究所得，我国先民在新石器时代已知道养蚕、缫丝、织绸。1958年在浙江省吴兴县钱山漾良渚文化遗址中，出土了一批丝织品，其中有绢片、丝带、丝绒等，这是我国目前所见最早的丝织实物，距今四千七百多年。（见《考古学报》1960年第2期）再者，人们在河南省安阳市殷墟发现的甲骨文卜辞中，已有“蚕”、“桑”、

“丝”、“帛”等字，还发现商朝特有的“回文锦”，这表明早在三千年前，商朝的丝织技术已达到较高的水平。

先秦时期儒家主要经典《尚书·禹贡》，把全国划分为9个州，即冀（约在今河北、山西部分地区）、兖（约在今河南、山东部分地区）、青（约在今山东省）、徐（约在今江苏北部和山东南部）、扬（约在今江苏南部和安徽东部）、荆（约在今湖北、湖南部分地区）、豫（约在今河南省和湖北省北部）、梁（约在今陕西省）、雍（约在今甘肃、陕西）。并规定每个州应交的赋税等级和丝绸种类，其中兖州应进贡“织文”，即有彩色花纹的丝织品；青州进贡“綦丝”，即柞蚕丝；徐州进贡“玄纁”和“缟”，即黑色和白色丝织品；扬州进贡“织贝”，即类似贝壳花纹的织锦；荆州进贡“玄、纁玼组”，即黑色和红色的穿珠丝带；豫州进贡“纁”和“纁”，即细薄的绢和丝锦。上述记载，可能是先秦时期人们的臆测，因为很多中外学者认为《尚书·禹贡》是先秦时的作品，但由此可见中华大地很多地区生产丝绸，而且品种繁多。

到了周朝，政府很重视养蚕织绸，规定庶民不养蚕的不准穿丝绸。政府设立专门机构，来管理丝织品的生产，还把蚕丝作为赋

税征收的项目之一，以促进群众养蚕织绸，满足社会对丝绸的广泛需要。

法国国立科研中心的学者布尔努瓦夫人（Lucette Boulnois 1931—）根据中外文献和有关学者的研究成果，于1963年出版《丝绸之路》一书，对中国丝绸作了详尽介绍。她认为：丝绸的发明者“嫫祖的名字中的祖，即祖先或先祖，而‘嫫’则是分别由‘女’、‘田’和‘糸’三部分组成的，意为‘丝田之女祖’”。此说令人耳目一新。她在书中说：“丝绸除了作为衣料和装饰品之外，中国在很早时期也将它用于工业方面。”“我们从史料中发现伏羲帝曾发明过一种丝弦乐器，蚕丝很快又被用作鱼网线、弓弦以及各种绳索。”“有一位中国人曾首次用蚕茧下脚料来制造布浆纸，这是世界上最早的优等纸。”其实中国人早就用丝绸作为写字、绘画的载体了。先秦时候，儒家的重要经典《论语》就有“子张书诸绅”的记载，绅是一种丝织品。在丝织品上记事撰著，是当时很普遍的事情，《墨子》有“书之竹帛”、《吕氏春秋》有“著乎竹帛，传乎后世”的语句。竹帛就是竹简、木版、缣帛，都是书写用的材料。用植物纤维造纸，是汉朝才出现的事情。只因纸张成本比丝绸低廉，所以纸张代替了丝绸作为书画的材料。

布尔努瓦夫人还说：“中国也懂得用某种方式制造双层的不渗水丝绸，用来包装运载流质物。他们为了追求玩乐和大摆阔气，还制造了一些涂漆的丝杯，实在令人可敬可佩！事实上，如果人们异口同声地肯定中国离开了竹子就无法休养生息的话，那么我完全可以进一步补充说：丝绸的情况亦然。汉语本身就反映了这一珍品的重要性：在汉语最通用的5000个方块字中，就有230多个带有‘纟’的偏旁，其中也包括‘纸’字。”笔者查阅《康熙字典》，其中收录汉字47035个，带有“纟”的偏旁汉字有800多个。由此得知，与丝绸有关的汉字之多，说明丝绸在生活中确是涉及范围甚广。布尔努瓦夫人甚至提出：“由于金、银和铜相当稀珍，丝绸就和粮食一样，作为支付官吏们的俸禄或用以酬报臣民的特殊的功德。丝绸也和黄金一样当作积累而储存起来。……丝绸又变成了同外国进行交易的一种货币。丝绸重要性的迅速增长，可能是产品的急剧性增加决定的，也可能是当时对丝绸生长技术进行了革新之原故。”

三、丝绸贸易很兴旺

秦汉时期，中国进入大一统局面，社会

经济快速发展，丝织业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。

汉朝设立“蚕官令丞”，还在京城长安（今陕西省西安市）设立东、西“织室”，以保证丝绸生产的数量和质量，满足国家的需要。据班固《汉书·食货志》载：汉武帝元封元年（前110）封禅泰山，沿途经过之处，赏赐的丝绸就达一百多万匹。汉武帝在一年之中，能够征集丝绸五百万匹，可见当时丝绸产量之多。据晋朝葛洪《西京杂记》载：汉武帝时，已发明高级纺织提花机，能织成各种复杂图案的花纹。1914年，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（J. G. Anderson, 1874—1960）在《西域考古记》说：他在罗布泊附近的汉墓中发现很多文物，“最了不起的，是炫耀在我眼前光怪陆离的织物，其中有美丽的彩绢、很美的地毯同绣品残片”。

历史学家翦伯赞著《中国史纲》，其中第二卷叙述：“据《汉书》所载：西汉政府有着无数赐帛的事实，从文帝起，历武帝、昭帝、宣帝、元帝、成帝以及哀帝都有赏



翦伯赞《中国史纲》封面

赐布帛的事，而且每一个皇帝都不止赏赐一次。据赐帛的记载看来，当时的赐帛，并不是赏赐一人两人，而是一种对全国的驯良百姓如三老（古代掌教化的乡官，年五十以上，有德行，能导众人为善，每乡一位，佐县令治一乡之事）、孝悌、力田者，鳏寡孤独及年高者之普遍的赏赐。这些人，在社会上虽系少数，但以全国数量计之，则大有可观。”后来王莽用毒酒杀害汉平帝，篡夺了西汉政权。

西汉皇帝赐给平民百姓的大量丝绸，肯定有一部分进入商品市场，换取钱币，以应生活所需，从而活跃了市场的丝绸贸易。

为了保持边疆地区的安宁与进行和平外交，据班固《汉书·匈奴列传》记载：汉朝很多皇帝经常大量赐给匈奴丝绸。匈奴虽然经常获得大量丝绸，但是作为游牧民族，习惯穿用皮革，认为穿了丝绸服装在草棘中奔驰，容易破损，不及皮革耐穿，因此获得的巨额丝绸，很可能售给西方。当时中亚等地商人来西域经商的络绎不绝，因此汉朝丝绸经过辗转贩运，远销欧洲。早在公元前5世纪，中国丝绸已经成为古代希腊上层人士喜爱的服装材质。（见里·希特《希腊的丝绸》[G.M.A.Richter: *Silk in Greece*]，《美国考古学报》1929年。）

四、丝绸深受国外喜爱

汉朝的丝绸，不仅产量很大，而且品种很多，据邹维一、曾维华撰《秦汉的丝织艺术》（载《文史知识》2012年第2期）介绍：“秦汉丝织品一般统称为帛或缯，按织造及印染工艺不同，可细分为纱、绢、绮、锦、罗、绉、縠、綾、縞、绌、素、练、纨、纂、组、织锦、縠、绣等多种，其中以纱、绉、绢、罗、绮、锦和刺绣最流行。”

纱是一种有方孔的平纹丝织品，它是最早出现的品种，秦汉时很流行，其经纬密度较低，结构简单，是最轻薄的丝织品。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素纱襌衣，衣长128厘米，仅重49克，还不够一市两，真是薄如蝉翼。绉是一种起绉的纱，人们利用强拈（用手指搓捏）的丝线受潮后产生摺绉的特点，把强拈的丝织成纱，然后浸水使其收缩起绉。由于绉纱表面布满谷粒状的绉纹，汉朝也称这种织物为“縠”。绢是生丝平纹丝织品，密度比纱高，呈浅黄色，一般指生帛，除制作衣饰外，还常用作书画材料，是考古发现丝织品中数量最多的品种。罗是一种素地提花丝织品，花纹和底子颜色相同。它以经线和纬线的变化，织出各种孔眼大小



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素纱襌衣

不同及疏密不同的花纹组织，因纹疏似罗得名，透气性好。绮是平地起斜纹花类的丝织品，以一组经丝和一组纬丝交织的单层有花纹的丝织品，先织再染，质地柔软，色泽柔和，为单色丝织品中的高档面料。锦是用彩色丝织成有花纹的丝织品，一般由两到三根经丝和一根纬丝交织而成，属高档丝织品。绣又称刺绣，是在绢、绮、罗、锦等坯料上，以针刺添加彩色丝线，形成各种色彩斑斓的花纹。先秦已出现，秦汉时广泛流行。除上述品种外，秦汉时还出现手工编织的丝织品，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三种绦带，就是这种丝织品。

早期缫丝纯用手工操作，秦汉时发明较复杂的手摇缫丝机，汉朝还创制脚踏板和提

花丝绸机，不仅可大幅度提高生产效率，还可织造更精美的丝织品。

汉朝的丝绸，品种甚多，异彩纷呈，艳丽夺目，美不胜收，因此在国外颇受欢迎。在西方，中国丝绸最大主顾是罗马帝国。公元前5世纪，希腊曾与波斯帝国发生长期战争。公元前4世纪30年代，希腊马其顿王亚力山大率兵东征，灭亡波斯帝国，拓境至中亚和印度，由于波斯和印度的中介，获得丝绸。公元前64年，罗马侵占叙利亚后，对中国丝绸的需要迅速增加，据公元1世纪中叶罗马史家鲁卡鲁斯（Lucanus）记载：埃及女王克利奥巴特拉（公元前48年至前30年在位），她穿着丝绸衣服，引起很多人羡慕；罗马恺撒皇帝也爱穿丝绸衣服，用丝绸雨伞。但是，他们穿的都不是中国原产丝绸，而是把中国的绫绮用针拆开，重新纺织，可织成更多的比较轻薄的丝绸，原因是中国丝绸原料十分难得。到了罗马共和国末期，男女贵族都争穿中国丝绸，以致英国史学家威尔士（H. G. Wells 1866—1946）在其名著《世界史纲》中不胜惊叹：“丝至罗马，价等黄金，然用之者众，故金银乃如水东流。”罗马学者普林尼（G. Plinius Secundus, 23—79）在其名著《自然史》中说：为了购买丝绸，“据最低的计算，吾国之金钱，每年流